

比《鬼吹灯》《盗墓笔记》还惊悚、刺激
较《黑道风云20年》更怪诞、残酷、真实

富建军◎著

鲜卑王陵幕后的较量

一位亲历者讲述的盗墓传奇

盗墓实录

深度揭秘盗墓集团等级森严的组织化运作内幕

全景展现鲜卑王陵阴森恐怖、气势恢宏的面貌

层层揭开隐匿于神秘鲜卑文化与粗犷蒙古风情幕后的残酷现实

DAOMU SHILU

古吴轩出版社



盗墓

富建军◎著



一位亲历者讲述的盗墓传奇

实录

DAOMU SHILU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盗墓实录：鲜卑王陵幕后的较量 / 富建军著. —
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2.2

ISBN 978-7-80733-762-1

I. ①盗… II. ①富…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3291 号

责任编辑：张 颖
见习编辑：韩桂丽
策 划：马 健
装帧设计：天行云翼

书 名：盗墓实录：鲜卑王陵幕后的较量

著 者：富建军

出版发行：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215006

Http://www.guwuxuancbs.com E-mail: gwxcbs@126.com

电话：0512-65233679

传真：0512-6522075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蓝空印刷厂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17.75

版 次：2012年3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33-762-1

定 价：29.80元

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冷峻崔嵬的大兴安岭余脉披坚执锐、一路延拓，把广袤恬静的科尔沁横亘划分为北部扎鲁特山地草原与南部西辽河天然牧场。站在次主峰霍尔特山巅举目四顾，高山樟子松与蜿蜒西辽河遥相呼应，漠视着世俗的定位与评论，淡定地保持了苍劲与涓流，几百万年或许更久。红墙黄瓦、斗拱飞檐的阿穆冉召寺跨越历史的时空界限，不动声色地从精神层面关注着远遁戈壁的那座重刑犯监狱，在这片低矮灰筑的囚禁之地，无数等待救赎的灵魂犹如鲜卑王陵中游走的幽灵一般，正在渴望自由，渴望一如春天般的盎然与新生。走过被盗墓者多次袭扰的陵寝故地，在黄沙枯草与断壁残垣之间，我依然可以用清晰的记忆来触摸那段鲜活的往事。但是，猛兽印、肾上腺、潜规则、隐权力亦或集团政治乃至最熟悉的陌生人已然全部渐次淡出了我的视野，曾经孤注一掷的欲望吹影镂尘般幻化消散，不如把坚实的脚步迈向隐现在胡杨林深处的那片精神领地，去追寻源自宗教气场内在的神秘与心灵慰藉。甚至，我们可以透过立柱斗拱的山门看见，一袭长袍的出家人正在打坐诵经，这种无欲无求的单向性救赎已经在沉寂的荒山野岭中持续了几百年，并将一以贯之。也许，只有这种源自人性而又超脱人性的精神力量更能跨越利益与贪婪造就的藩篱，在帐寥时空中散发出永恒的光芒。

 目 录

第一章	狱外的黑色阳光	/ 1
第二章	伤逝	/ 14
第三章	骨感的现实	/ 29
第四章	潜规则	/ 42
第五章	桃花笑春风	/ 58
第六章	重返鲜卑王陵	/ 69
第七章	与虎谋皮	/ 81
第八章	温故未必知新	/ 95
第九章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 103
第十章	霍尔特石壁	/ 114
第十一章	隐权力	/ 128

第十二章	诈马宴	/ 137
第十三章	黄雀与螳螂	/ 152
第十四章	诡异的夹层墓室	/ 163
第十五章	陵墓的幕后	/ 173
第十六章	错金昆仑玉狔兽印	/ 183
第十七章	狸猫太子的情殇	/ 193
第十八章	最熟悉的陌生人	/ 205
第十九章	火拼	/ 225
第二十章	狭路相逢	/ 244
第二十一章	亘古西辽河	/ 259



第一章

狱外的黑色阳光

(一)

蒙东第三监狱地处辽河冲积平原北部，是这一片广袤草原深处的唯一一座大型建筑，灰白色的主基调与蓝天白云的早春草原构筑了世外桃源般的想象空间。只有在这片楼层不高却占地广阔的封闭王国羁押过的囚犯们，才有足够的资格来品评这里曾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

从第九监区到监狱正门需要步行三十分钟，沿途需要经过四道高耸的黑漆铁门，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路过皮件加工厂和箱包缝纫六厂。

青格勒图穿上了几年前刚入狱的时候换下来的夹克衫，西装裤的腰围明显宽大了许多，他拎着一个黄色的网兜，里面是他曾经的一些生活用具和私人物品，相比来的时候，除了上衣内袋里面的《刑满人员释放证》和几页落户证明材料，恐怕就只有四角高墙中度过的千百个孤独之夜了。

途经皮件加工厂的时候，几个胆大的惯犯避开管教人员的目光，在卡车装卸羊皮的同时不断上下打量着这个高大的蒙古男人，羡慕他能幸运地跟在两位狱警的身后向自由走去，虽然彼此并不相识，青格勒图还是善意

地向参与劳动的皮件犯人投去一个微笑。面对自己曾经打拼过的场地，看着熟悉的机器设备和陈设，青格勒图多少有一点唏嘘感慨，虽说这里是监狱，没有一个正常人愿意在这个封闭的空间失去自由，但是这里毕竟是自己生活过的地方，往事已经在自己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要说是现在，恐怕就是多年以后直至死亡的那一刻，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幕一幕还是会不时地浮现在眼前。

在箱包缝纫六厂的操作车间外的小路上，青格勒图留意地向缝纫车间看过去，不过他没有看到自己曾经坐过的位置，更没有看到自己曾经使用过的那台缝纫机，以前在蒙东集团做总裁，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有一天会亲自操作一台电动缝纫机，会亲手缝制一只以前他都叫不出款式的女士皮包或拉杆箱。现在马上又要恢复到几年前的声色犬马、灯红酒绿和滚滚红尘的生活了，没有太多的兴奋或解脱，青格勒图甚至有点儿想把那台缝纫机买回蒙东集团放到荣誉室里永久展示的冲动，但是他还是很明智，现在他还在监狱的高墙里，在没有踏离蒙东第三监狱正门的时候，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还是乖乖地服从管教人员的管理，先办理了出狱手续再说。

管教人员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他们和任何一个犯人都没有丝毫的私人恩怨，都是工作而已：你犯事进来了，我就有责任对你进行改造和管理，这不仅是我的工作职责，而且是我养家糊口的需要；你刑满释放了，也没有任何一个管教人员愿意对你盛情挽留，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不再相见远比再见来得实在和受欢迎。

青格勒图带着行李步出监狱正门，来不及回头说声感谢的话，高大的铁门左下方的小角门就“砰”的一声锁住了，这不像是把释放人员关在监狱外，更像是把管教人员隔绝在铁门里。犯人，只要不是死缓或无期，就总有走出铁门的那一天，其实就是死缓或无期也不是没有出狱的可能，但是作为监狱事业的从业人员，也就是狱警或管教人员，他们一生中的主要时间也是在铁门里面度过的，与犯人不同的只是劳动强度的差别和工资待遇的高低，就心理层面而言，犯人一经宣判入狱，在内心里就有了一种落

叶归根的坦然，而监狱事业的从业人员则要额外关注一些可能发生的类似越狱等高风险事故，心，时刻紧绷着。

（二）

与影视剧的惯常宣传和格式化特写不同，走出监狱铁门的青格勒图并没有皱着眼眉头远眺久违的太阳做出一副重获新生的样子，他目视前方，步履坚定地向前走去，黄色网兜的行李早已被他扔在了墙角的垃圾桶旁，在监狱正门外的水泥马路上，在青格勒图目光所能及的正前方，两辆蓝色别克商务车已经静候多时了。

没有寒暄问候，没有握手拥抱，甚至没有一句言语，两辆商务车一前一后悄然驶离了这座灰白色的庞大建筑，只留下一只装着生活用品的黄色网兜蜷缩在高墙外的角落里，目送主人的潇洒离去。

躺在温热香檀的清池里，吸着一只上好的COHIBA，从身边水果拼盘中的一串暗紫色美国提子上面摘下一颗圆润亮泽的果实放入共沐温泉的美女朱唇里，青格勒图长嘘一口气，这口气已经在胸口和丹田压抑了好几年，现在终于可以放松甚至放纵一下身心了。

黄经理的安排还是很到位的，商务车没有回到蒙东集团的驻地而是直接来到了著名的温泉疗养区，在接风之前先洗尘还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一个被压抑了太久的健壮男人。

在温泉浴所的私密休息室外的廊道里，虽然是优等的隔音门，黄经理和手下的几个心腹随从还是可以隐约听到身材曼妙的头牌美女的娇喘呻吟，门外静候的众人相视一笑，黄经理金丝镜框后面的眯眼闪动着狡黠的目光——深沉、深邃、深不见底。

一行十余人围坐在通辽市一所豪华酒店的雅致包厢里，之所以没有回到蒙东集团总部所在地查干浩特镇而是来到这个销金窟，是因为黄经理坚

持认为只有这个酒店才是蒙东地区最豪华最写意的休闲会所，只有在这里为青格勒图大哥接风才能显示出一干人等的兄弟情分，按照黄经理的话说，也只有“在比较大的城市才能够容纳青格勒图大哥的宏图伟业”。

“你可拉倒吧，我有什么宏图伟业啊？还不是蒙东集团那点事。”青格勒图坐在金色团花欧式大吊灯下面雕花红木圆桌的首席，咂摸了一下口中五粮液的甘冽余味，“都是一些常规业务，没少了你们的帮衬，我心里有数。”

青格勒图看着面无表情的黄经理，心想：这个接近花甲的老汉今天看起来气色不错，金丝眼镜甚至能衬托出那么一种儒雅的味道来，他这几年来怎么就没显老呢？别说法律了，就连时间也真他妈的不怎么公平。

“老黄，你怎么不说话啊？来来来，我单独敬你一杯，权当给你润喉了，这几年还真是辛苦你了！”青格勒图举起面前精致的景德白瓷高脚小酒杯向座位左侧的黄经理敬酒。

矮胖的黄经理梳着领袖头，乌黑油亮光可鉴人，一身笔挺深色西装，还真有那么一点儒商范儿。

“不敢当！不敢当！应该还是由我们敬大哥！”黄经理半推半就着也举起了酒杯，环视左右，“我提议：咱们蒙东集团董事会的全体成员共同敬大哥一杯酒，一来是为大哥重获自由接风，二来感谢大哥给了我们一个发展事业的平台，没有大哥的昨天，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和明天！来，干杯！”

“等一下！”青格勒图用左手挡住了黄经理的酒杯，“老黄，别急着喝酒啊，醉酒醒话，还是先把话说透了再喝也不晚嘛！”

青格勒图知道情况有变，他原来在狱中已经多次对出狱以后接管蒙东集团的变数，作了各方面的考虑，包括常规业务的架空可能、包括财务部门小金库的去向问题，更包括在老黄的领导下，万一有违规业务的苗头该怎么处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这才刚刚出狱就已经被蒙东集团领导层排斥了，这一口酒喝下去，就等于是承认自己已经接受了被踢出董事会的现实，酒可真是毒药啊！

黄经理有点儿尴尬，但是立刻就恢复了信心，他笑咪咪地看着曾经的蒙东集团总裁、现在的刑满释放犯青格勒图，内心涌动着一种源自法律框架下的支持力量。

“大哥，你可千万别误会啊，我们这几个兄弟都是跟着你的，在座的没有一个弟兄是见利忘义的人！”黄经理干脆放下了酒杯，“不过出于对蒙东集团的长远发展考虑，我们几个董事会的成员最近合计了一下，我们想给大哥一些股份，算是对大哥前期创立公司的一点补偿，股份的具体比例我们听大哥的，你说多少就多少！”

“黄总说得对，这是我们的集体决定。”酒桌斜对面一个陌生的精壮瘦高青年附和着黄经理，“大哥你刚刚出来，大概对市场 and 现在的人脉都需要有一个逐步熟悉的过程，马上进入董事会不太合适吧？”

“就是就是！”另外一个中年男人也在抬轿子，“这几年在黄总的领导下，集团的业务无论是从量上还是从质上都不可与原来的蒙东集团同日而语了，根本不在一个层面，我觉得大哥还是拿一些干股到大城市享受生活得啦。”

“集团也不是一个人的天下啊！”

“创立集团不代表就能长久管理集团，现在的企业管理权都和股份分离了！”

“其实有股份拿还不用操心是多好的事啊，我就没这个福分。”

雕花圆台俨然成了蒙东集团的会议桌，大家纷纷发表意见，众说纷纭的归宿却是统一的：希望青格勒图“识时务者为俊杰”，拿钱走人不失为上策。

黄经理默不做声，环顾围坐的心腹，最后把目光锁定在了青格勒图的脸上，他在等待前总裁的选择结果，假如青格勒图还认为他有选择余地的话。

(三)

2010年5月8日，星期六。

五月初的天津，杨树刚刚抽出黄绿色的小叶，天是灰蒙蒙的，空气干燥而且开始有了一点儿夏天的烦热。

我怎么也想象不出青格勒图在天津这个曾经的天子渡口约我见面的动机所在，不过出于共患难的兄弟情谊和学校抑郁外出散心的需要，我还是请了长假来到了这座滨海城市，也许在我的期待里，还希望能够从夕日朋友口中打探到某个魂牵梦萦的友人的消息吧！

出了天津站，我坐上一辆出租车直奔目的地，好在上午的路况还不错，既过了早高峰，又没到午高峰，一路顺畅。我坐在车里浏览着天津的市容市貌，这座首都北京的卫星城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了相对准确的城市定位和跨越式发展，所以眼前可见的到处都是后发制人般的基建热情和广场大厦，过了解放桥，沿着解放北路向南直行，从解放南路立交桥右转，很快我就到了位于围堤道南段的小肥羊火锅店。

一个人的饮食喜好似乎带有强烈的地域特征，只要是在出生地度过了难忘的流金岁月，那么在人生的后续旅途中你总能感受到先前岁月的痕迹，无论此刻的你是远离故土还是植根他乡，这一点从青格勒图选定的饭店就能得到验证。

在大厅的临窗小方桌旁，我见到了久违的青格勒图兄弟，与我上次携妻女赴内蒙古远游探监时相比，这个中年蒙古男人显得更加苍老和憔悴，红黑的脸上纹路纵横，早已没有了当年叱咤蒙东的豪情和神采。

“云飞老弟，真不好意思啊，让你跑了这么远的路，辛苦辛苦！快过来坐。”青格勒图起身招呼我，一双大手握起来还是那么厚实有力。

“没啥辛苦的，机票没买到也还是个动车卧铺。”我微笑着坐在青格勒图的对面，在我的印象里，这好像是我和他相识以来为数不多的单独聚会之一。

“你也没什么变化啊，还是这么面嫩。”青格勒图示意服务员可以上菜了，他的风格也没有变化，一向是包揽一切的做派，即使是饭店聚会，他也没有征询食客口味的习惯，总是凭借他对客人的认识程度来点菜上酒，这倒省去了通常点菜时彼此谦让的烦琐。

青格勒图始终是一个活得很坦荡的人，直来直去，就是个洒脱。

“都四十三了，嫩什么，装嫩。”我拒绝了青格勒图递过来的一支古巴雪茄，最近扁桃体有点儿发炎，“你出来了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我还想去接你的，我那次去内蒙古的时候不是和你说过的嘛，你肯定是忘记了。”

“那倒没有，我还不至于那么健忘啊，我的本意是想等出来以后各方面都安顿好了再联系你，这样心里也踏实不是？”青格勒图给我倒了一杯啤酒，“这个啤酒味道淡，喝了也没事。你咋不去把扁桃体摘除了？小手术，你原来不就总是发炎上火。”

“唉！割舍不下啊，毕竟跟了我四十多年了。”我开着玩笑，其实我有点儿晕针或晕刀，曾经在大学的时候献过两百毫升血，拔下针管就晕过去了，脸色惨白而且全身冷汗，吓得医生差点为我输血。

“现在社会这么复杂，还有什么割舍不下的，没什么东西值得珍惜了。”青格勒图向火锅里夹放一些羊肉卷，“以前我觉得兄弟情谊珍贵，但是现在经过了牢狱之灾，出来以后就觉得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了。以前我觉得爱情最珍贵，但是现在你看我还不是一个人东游西逛，都他妈的是过眼云烟，我看以后啊，神马兄弟情谊也都是浮云！”

我喜欢坐享其成大快朵颐，羊肉卷稍微烫一烫就可以吃了，最好是羊肉上面还能见到一点儿红，这样的涮羊肉味道最鲜美，否则烫老了的羊肉又硬又膻，全是火锅调料的味儿。

“现在都安顿好了吗？你还蛮有办法的，在里面都能遥控蒙东集团的运作。”我没有注意到青格勒图脸上的微妙变化，一来没想那么多，二来是火锅本身的雾气蒸腾，我根本看不太清楚他脸上的细小变化。“那你以后就又要忙起来了，听说现在的生意都不太好做，竞争很激烈啊，你是不是有什

么靠山或背景啊？”

“背景？我现在只有背影！”青格勒图愤愤地撂下筷子，一仰脖喝干了杯中酒，重重地放下啤酒杯，“人们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这进去才几年啊？出来一看，世道全他妈的变了，别说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形势什么的宏观要素了，就连蒙东集团这样一个偏远的小公司都发生了太多让你我意想不到的变故。‘人心不古’，这话太有道理了，简直就是先知的预言。”

我捏着筷子愣在了那里，从一进小肥羊的店门我就应该发觉点什么，按照青格勒图的风格，他没有理由把久别重逢的聚会安排在大庭广众的酒店大堂，嘈杂混乱不说，这里人多眼杂，明显不适合他当初在电话里约我的时候说的“商议一些对今后你我人生走向必将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情”的谈话氛围啊！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我看你要是没有相当重大的事情要和我面谈，绝对不会跑到天津这个地方来约我见面吧？咱们兄弟的关系可是出生入死换来的，你要是有什么话就和我直接说，遮遮掩掩也不是你青格勒图的一贯风格，对吧？”

我看着跷腿吸闷烟的青格勒图，他的脸色有点儿发黑，络腮胡须刮得铁青，明显修剪不久的头发已经看得见斑白的颜色，端坐在方桌对面烟雾缭绕沉默不语，这是一个成熟男人的经典形象，凭我对他的认识和了解，我可以肯定地作出判断：无论蒙东集团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这个意志坚定、行为果断并且拥有丰富社会阅历的青格勒图一定早已作出了周密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他约我来天津，绝对不是为了简单的叙旧，更不可能不是为了诉苦或抱怨，想必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和我谈，也许，一个谋求双赢的交易正在进行。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青格勒图吸完烟，一边客气地招呼我多吃多喝，一边提出了建议：“云飞，你对盗墓还有没有兴趣了？咱们明天去河北遵化的清东陵去参观一下如何？”

“东陵盗宝？”我脱口而出，“民国时期二十九军的大军阀孙殿英好像先下手为强了。”

“哈哈哈哈哈！”青格勒图发出爽朗的笑声，全然不顾周围食客的异样目光，“你的想象力还是那么丰富啊！你要是没有什么别的安排，咱们明天就去东陵开开眼，顺便聊一点儿霍尔特山的事。”

霍尔特，这个蒙古山系，终于再次真实地出现在了现实生活里，我不知道今后的人生走向到底和这个次主峰会产生什么样的交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座圆山乃至整个大小兴安岭山脉，的确触动了内心深处最脆弱的地方，这是一个我不能回避的地方，在这片神秘莫测的荒蛮蒙域放逐过我的理想主义，萦绕着我的真挚爱情，而且，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远没有结束，我必须在自己尚能左右人生方向的时期去完成一些了断，这样在我的有生之年里，我就可以了无牵挂、毫不遗憾地安享天年了。

霍尔特，我来了。

（四）

清东陵虽然属于河北省的遵化市，但是在地理位置上却和天津市的蓟县临近，而且清东陵景区和蓟县北部的黄崖关长城景区距离也不是很远，由此在许多旅游公司的行程安排上这两个景点都属于同一条旅游线路。

我和青格勒图也懒得自己寻找乘车路线和旅馆，干脆直接找家旅游公司跟团出游算了，既省心又省力。

我还真没来过清东陵，其实别说这么偏僻的地方，就连北京的明十三陵我都没有去过，不是没有时间或时机，学校经常有事情需要老师往北京跑，但是我对明清的墓葬文化没有太多的学术兴趣，我是研究北方游牧民族迁徙历史的，尤其是对千年之前的鲜卑文化更感兴趣。我不是一个盗墓

狂人，从没有想过通过发掘古人遗冢达到发家致富的目的，之所以高度关注各个时代鲜卑墓葬的发掘考古工作，完全是因为墓葬遗规也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陵寝本身就是文化的载体，墓室里面的每一件陪葬品都会通过它自身的特点来讲述一个关于文化和文明的故事，而破译这种包含在墓葬物品之中的历史文化符号，承载一段鲜活文明的延续，这就是每一位考古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而对于我这样的历史文化研究者和墓葬文物爱好者来说，能够亲身前往陵寝考察或者亲身参与文物发掘，这无疑是一件让我激动不已、终身难忘的重要时刻。现在我们要去的是大清王朝的皇陵所在地，虽然这段文化与鲜卑文化有着比较大的时间差距和空间距离，但历史是一脉相承的，参照比较的价值不容忽视，何况旅游只是青格勒图力邀我来天津的一个借口，更重要的事情他还没有对我说。

旅游大巴在津蓟高速公路上疾驰，意兴昂然的游客们没过多久就倚靠背地纷纷入睡了，在半睡半醒的混沌之间与车窗外青翠高拔的银杏林和一带远山的雾蒙景致擦肩而过。这就是具有国人特色的旅游场景，目的性极强，计划去什么景点就是什么景点，绝对不会在沿途多欣赏一点儿计划外景观，所谓的“上车睡觉、下车撒尿、景区拍照、回家忘掉”的旅游四阶段法则还真是奏效。

青格勒图和我并排坐在大巴尾部的高背座位上，由于车内不允许吸烟，这个高大的蒙古壮汉就像旅游车前端的娇小导游一样，一边看着车窗外迅速倒退的美景，一边不停地吃着小零食。这个场面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以前无论在什么场合，我都没有看到过青格勒图吃零食，看来监狱里每个月一百四十元的生活费标准还真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习惯。

“青格，你会不会是有了胃病啊？需要阶段性进食吗？”我还是不太相信自己的判断，反正还有三个小时的车程，除了欣赏窗外美景和听着大巴的车载电台歌曲以外，随意的聊天也是一个消遣时间的不错选择。

“有啥胃病啊，我的身体这几年一直都在得到强化锻炼，比以前在查干浩特镇健康多了，再说就算其他部件可能出故障，胃也不会有问题，我现

在每顿都能吃下一只鸡。”

青格勒图此言不虚，这两天我和他去饭店，他已经改变了原来对饭店装潢和地位的追求，而是对牛马羊猪鸡和鱼虾青蛙牡蛎等一切红肉白肉、四条腿或两条腿的以及没有腿的动物尸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甚至有理由怀疑他在监狱的这几年里会不会像一头直立行走的黑驴一样依靠草料苜蓿等植物生存。

“你平时好像也不怎么吃零食，现在啥时候买了这么一大包的东西啊，带着多费劲，黄崖关长城不是要爬的吗？”我有点儿不解地看着大嚼大咽的青格勒图发问，别人带的零食都是一些花生瓜子或水果，最多再加上一袋小点心或巧克力，这个壮汉倒好，买了超多的高脂食品，手里还捧着半只三黄鸡撕咬个不停，害得前排睡觉的两个女乘客在梦中都在吧嗒嘴，我猜她们做的肯定不会是艳梦。

“还用到爬长城？”青格勒图鄙夷地看了我一眼，“今天晚上到宾馆之前就消灭掉，我都计算过的，明天到了黄崖关再买点儿。”

青格勒图把一条鸡腿骨扔进脚下的垃圾袋，这只三黄鸡的全部骨骼终于完整地保存在了红色的塑料袋里，就像是为一具遗骸覆盖上了鲜红的旗帜。

“你说你不喜欢吃肉，那你这几年比我多吃了多少海鲜和牛羊？我要把我损失的部分弥补回来，不然还真对不起这么好的胃。”青格勒图饱食以后开起了玩笑，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我是真的有事情找你帮忙，不过好菜不怕上得晚，啥事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办成的，咱们这几天就放松一下，边玩边聊。”

“我能帮你什么忙啊，我的真实身份还真就是一个大学讲师，我可不是什么官方间谍之类的，没那么大的能量啊！”我笑着打趣，不过往事就像民国早年的八仙桌脚里的白蚁，一丝一点地啃噬我的灵魂，我对那个真实的官方潜伏者没有任何好感，哪怕是在梦中。

“你是什么身份这不重要，你有什么能量这也不重要，最重要的其实就